

著作者说

# 习茶,以远行

□萧萧

远行,抛开眼前的苟且。虽车马劳顿,却总是令人心向往之。

一直羡慕古人的远行。他们的远行,仅看行李就知其日子的动人滋味。北宋政治家、科学家沈括在《忘怀录》中记录其必需品除了银子和干粮外,依次还有笔墨纸砚、酒器茶盏、刀具、油桶、斧子锄头、虎子等。其行囊跟现代人比,可谓繁而复。但笔墨纸砚、酒器茶盏的存在,却让古人的远行之路多了一份质感和情怀。没有高铁和飞机的年代,古人们远行靠的是马车和双脚。遇有荆棘丛林,斧子锄头可助其一臂之力;饿了,则燃油桶而炊。苦则苦矣,但隐藏在背后的美好是,一路可餐花饮露,和清风明月做伴。得遇青山绿水,一时豪情万丈,则泼墨挥毫,吟诗作画。兴犹未尽,可调素琴,温酒亦煮茶。这样的远行,心随意动,朝暮风景皆不同。又怎不令今人向往?尤其是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生活得久了,这种渴望更为强烈。

远行,去哪里呢?当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,时间还是冬天。北方的冬天寒冷干燥,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,大地之上基本上被两种色调笼罩着:有雪的日子是白色的;无雪可下的日子便是灰色的。在灰色里沉寂久了,人难免会有焦躁情绪。这个时候,我会放下手边的工作,慢慢起身,给自己煮上一壶老白茶,逐心远行。煮茶和泡茶不一样,泡茶是快的,而煮茶是慢的。因其慢,心得以静静远行——在慢慢撬起一片老寿眉的时候,可以轻嗅到阳光雨露和泥土的久违味道;慢慢注水入壶候茶汤之际,又可轻闻水沸之时的松风声。待温热的茶汤缓缓入口,僵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。一盏茶汤入心,五脏六腑遂跟着舒展了开来。彼时,整个人也如盏中茶叶,在自己的世界里复苏了。

千百年来,开门七件事:柴米油盐酱醋茶,对中国人而言代表人间烟火,这烟火气中最脱俗的便是茶,“茶”是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字,有清和之芳,可入诗亦可入画,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。

茶的美感,在于它缓慢的姿态,它总是让我不知不觉慢下来,在心中修篱植竹,于喧嚣外保持自己的时间感。并在时间之外,发现幸福的所有细节:比如事茶时,我知道烤茶饼的火,选用木炭最好,其次是用硬柴火。如果原来烧过的木炭,沾染上了腥膻油腻气味则弃之不用;煮茶用的水,山水为上等,江水为中等,井水最次。活水至妙,像《蒹赋》所说的:“水要像

岷江流注的活水,用瓢舀取它的清流”;水煮到第一沸腾时,要舀掉水面上一层像云母一样的水膜,否则喝入口中会感觉茶味不正;煮开的茶水,最好的叫隽永。一般煮一升茶水,可舀五碗,要趁热连续喝,因为茶水中重浊的物质会沉淀到下面,醇厚的味道会在上面;一款茶品质的好与坏,其决定因素是产地。云南茶讲山头,武夷山茶讲坑涧,都是讲产地。关于产地,陆羽言之“阳崖阴林”,是说向阳山坡有林木遮阴的茶树最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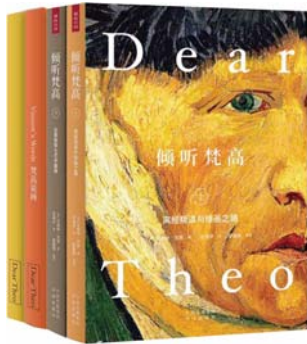
慢慢习茶,每日以虔诚之心与茶轻触微温。久了,我的心渐渐清明起来。某一天,那些当代事茶人作为美好的存在,在心底如茶汤一般突然有了美好的涌动。不能抑制它的涌动,就像不能阻止你此刻把这本书打开一样。我有了一个小愿:把这些茶人生活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。茶在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,它本是国饮,发乎于神农,闻于鲁周公,本该成为我们的生活。此想法一出,即得到了我的好朋友——中国人文茶道创始人、茶文化学者王迎新的支持。十几年如一日,她践行茶人的人文关怀与利他思想,倡导琴棋书画的生活化,在茶的安住与坐忘之间,关照生命个体的身、心、灵。她让我看到了一种静定的生活——拥炉清话,幽寂玄远,蝉蜕风举,遗世自况,却可以对话一个清茶氤开的世界。

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。当我借由吾友迎新的引荐,走近人文茶道的学人们时,这种慢美好再度被放大,如苏东坡所言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”。人文茶道的学人们都是茶生活的主人。因为爱上茶,他们的身和心,每天都在轻安中度过;因为爱上茶,他们怀山抱海,心向光明。

他们为茶人代言。他们亦通过茶与天地对话。茶是一种生活,更是一种修行。茶,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标记着生活最美好的印记,带领我们以慢博快,以简博繁。慢可以让人沉静,简可以拯救人心。

一直想让自己活得丰富而宁静。这本书给了我践行的机会。

习茶,以远行。这是我想要的生命状态。这种生命状态只看花开落,不言人是非,如《小窗幽记》云:“结庐松竹之间,闲云封户;徙倚青林之下,花瓣沾衣。芳草盈阶,茶烟几缕;春光满眼,黄鸟一声。此时可以诗,可以画矣。”愿你也拥有这样的生活。



《倾听梵高》  
[荷兰]文森特·梵高 著  
中译出版社

艺术人生

## 倾听梵高生命的炙热与孤独

□杨侃昊

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强者,是超越已有美术范式、我行我素的个人至上者,他们是历史的脊柱,一个世纪也就那么几个人。

文森特·梵高,一位狂热而理性的天才画家。说他狂热是因为他激烈滚烫的作品,他的阿尔勒,他的星空,他的向日葵,他为爱割下的耳朵。文森特为燃烧而生。在我看来文森特与疯子没有任何关系,不过是一双双世俗的浊眼怎么可能识得一颗透彻的内心?

说他理性,是他的每一笔绘画都是激情的理智。他流动而理性的笔触,他很多签名是隐藏在画面中的,那么完美,甚至不可思议。他对德拉克罗瓦、米勒等艺术家作品的判断与认知,都体现出他的敏感,锐利、独到和理性。在文森特身上艺术的成熟充分表现于他内心的坚定,他像工匠那样耕耘他的画布。他坚信有一天全世界会学拼他那难拼的名字Vincent Willem van Gogh(文森特·威廉·梵高)。

多年前,当我阅读过梵高,我说文森特不能只是观看,更需要聆听,观看太表浅了,天才的轨迹神秘而不可捉摸,只用一双眼睛是不够的。《倾听梵高》是梵高的亲笔诉说,他和弟弟提奥的通信详尽地记录了他的思考、创作与人生愿望,本书分上下两册,画册卷则让您目睹文森特笔下提及作品的完整面貌。

文森特将满腔热情化为奔腾的色彩与恣意的笔触。他用“充沛”来表述他的色彩。而在世俗者的眼里他却是疯子梵高,他的创作是疯癫,他的色彩是病态。想想吧,在当时,在那些真正的“病人”眼里,面对那样的文森特·梵高,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别的表述?我却要对文森特说:当你被世俗的理论和画坛所抵制的时候,伟大的梵高诞生了。

梵高,这位天才,有生之年不被当时巴黎的主流艺术圈所接纳,他确实很落魄。1888年初春他南下阿尔勒,在那座小镇,在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。他完成了《星空》《罗纳河上的星夜》《阿尔勒的朗卢桥》《夜间的露天咖啡馆》等作品。

梵高说:“对于我来说,夜晚看上去比白天更具有活力、更丰富、更具有色彩,晚上画画,天上有闪烁的星星,地上有迷离的灯火,那画面很美,就是安详的作品。”文森特的绘画对象是他最熟悉的景物:原野、农民、一束野花、一朵向日葵、一筐土豆、一片天空,都付诸了他极大热情。他纯粹而丰富,他的艺术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泥土的香气。文森特在那样压抑和苦闷的岁月,一定是借助了一只上帝之手,不然怎么会有如此璀璨的画面?

文森特在给提奥的信中说: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,路过的人却只见冒烟。但是总有一人,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,然后过来陪我一起走。”文森特是困顿的,然而你又是何其幸运,在你离开之后,有成千上万个人陪着你。你已是天空中的太阳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

《慢煮光阴一盏茶:中国茶人录》  
萧萧 著  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书橱一角

# 唯有读书,可抵岁月漫长

□刘素萍



▲ 本文作者刘素萍的书橱一角

从一本书可以品味一个人的阅读心情,从书橱一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兴趣。“书橱一角”栏目即日起征稿,以文图的形式展示阅读故事、家庭书香。

征文要求:文字1000字以内,并提供三张书橱背景清晰的照片备选。

投稿邮箱:  
qlbook@163.com

我平时喜欢买书,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橱满满当当。朋友问我:“你工作这么忙,这么多书看得过来吗?”我说:“只要想看就有时间,先备下,等退了休再慢慢看。”与数字打交道三十多年,账对表平之余,读书成为我唯一的业余爱好。

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我读了不止一遍,以至于书角都卷了起来,书脊也有了磨损,后来再版,我又买了一套新的放在书橱里。书中一开场就是学生们排队等待打饭,而孙少平却躲在远处的墙角里观望,因为家庭贫困,他连一份清水煮萝卜都吃不起,只能等同学们散去后,一个人偷偷去拿那两个不体面的黑面馍。当读到孙少平因为难过,眼泪和着雨水滴到碗底的菜水里时,我也跟着心酸起来。孙少平向往诗和远方,而贫困却限制了他的脚步。环境虽艰苦,但他依然积极上进。最终,孙少平活出了与众不同的自己,实现了人生的理想。

岳南的《南渡北归》也是一套大部头的书,讲述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忠尧与50克镭的故事。为把50克镭带到昆明西南联大,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,化装成乞丐,以至于校长梅贻琦见到他后都以为是一位抱着破酸菜坛子的叫花子,而里面装的却

是放置了50克镭的铅盒,赵忠尧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。当读到这里时,我脑子里闪现出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,走在硝烟弥漫的山间小路上,他们的形象却顶天立地,他们才是国家之栋梁。

我喜欢读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莫泊桑的作品,《项链》《羊脂球》《漂亮朋友》百读不厌,特别是《羊脂球》,更耐人寻味。羊脂球为救一起逃难的同伴,不惜向敌军献身,同伴却没有感激她,反而将她无情地抛弃。我们总以为好心都会有好报,付出就会有收获,但莫泊桑却在《羊脂球》中讲述了一场以恶报善的悲剧。

2009年4月军旅作家袁山来济南签名售书,我有幸见到了她。在这之前,我已经拜读了袁老师的纪实散文《遥远的天堂》,而后,又陆续拜读了她的《一路有树》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春草花开》《往事门前走过》等作品。袁老师每有新作,我会第一时间网购,我书橱里她的作品占据了“半壁江山”。因为喜欢读袁老师的书,所以我成了不折不扣的“山丝”。袁老师在济南签名售书那天,我抱着一大摞以前读过的书补签名。当时,我看着袁老师直笑,她问我笑什么,我说:“看您性格温柔,皮肤白皙,说话慢声细语,很难把您与十多次进藏的那个女军人联系在一起。”

对于一直在北方生活的我来说,武汉是个陌生的城市,对武汉的了解多是来自于武汉作家池莉的作品。提到武汉,很多人会想到池莉的小说,想到她笔下的汉正街、吉庆街这些武汉风景和武汉的市井生活。池莉的小说《生活秀》我读了不止一遍,喜欢小说里的来双杨。

后来,我随女儿到武汉生活,又读了池莉的《老武汉》,进一步了解了武汉的文化与历史,直至喜欢上了武汉,爱上了武汉。

如今,我已步入花甲之年,年龄渐大,宅家多于外出,但与书在一起,永远不会孤单,唯有热爱读书,可抵岁月漫长。